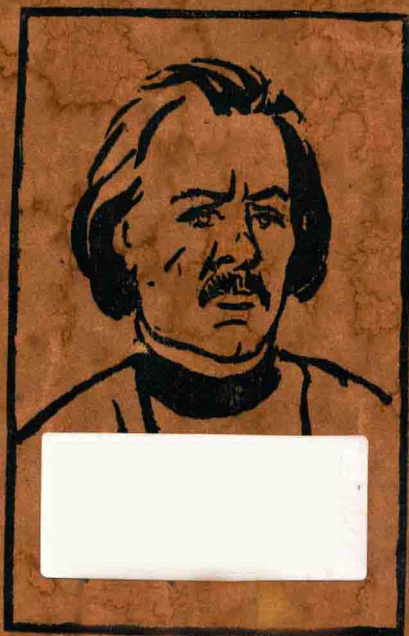


高爾基評傳

鄒欽道編



1.0 579

高爾基評傳

Mirsky

一 流浪生涯

高爾基 (Maxim Gorky 1869—) 的一生，除了兒童時代，差不多都過的是艱難困苦，顛沛流離的生活。他的真名是彼西科夫 (Aleksy Maksimovich Peshkov)。他父親是個木器商，後來刻苦工作，纔找到運輸貨物的職業，娶了一個洗染衣服婦人的女兒爲妻。高爾基五歲的時候，父親便死了，他母親便帶他回到外祖父家裏撫養。我們如看到高爾基近年來所著的我的兒童時代，(My childhood)，便知道這裏面所描寫的外祖父是多麼的親密而又嚴厲，外祖母是多麼的溫和而又仁慈。也許是命運不濟罷，高爾基一到了外婆家裏，外

婆就窮了起來，一天比一天困難，家業難以支持下去。於是他的母親就改嫁了。不久也就去世，高爾基便成了孤兒，外祖父遣他出外謀事，爲了一口麵包，他竟以小小的年紀，當了十年多的苦工。起初是在鞋匠店裏當學徒。後來又在伏爾加河（Volga）的輪船上當侍者，廚房老板是個酗酒的老人，教他讀書寫字，他後來在文學上的成功，都是在此時打好基礎的。他所讀的都是些通俗的浪漫小說，對於他最早的作品當然不能說沒有影響。他在十五歲時便想進嘉山大學（Kazan），但我們知道大學是專爲公子哥兒設立的，高爾基是個窮光蛋，怎能進去呢？他沒有法子，喫麵包要緊，只好在地下替主人造麵包，過那人間地獄的生活，得一點錢，聊以餬口。有名的短篇二十六男和一女（Twenty-six Men and a girl）便寫的是當時麵包店的情形。他雖沒有當學生，卻常和學生們攀談，因此曉得了一點國家大事，造成了將來的革命思想。更從親

身的經歷，得到了許多非人生活的經驗，造成了將來的偉大創作。此後他便東西飄蕩，迄無寧處，俄國東部和東南方他幾乎都踏遍了足跡。他像上海人所謂『馬浪蕩』一樣，什麼工作都做，時常跳槽，甚至還時常失業。一八九〇年他又想當兵，跑去應徵，人家又說他有病，不肯錄取。他沒有法想，只好替一個候補官兒賴寧（M. A. Lania）當私人書記，賴寧便悉心的教育他，此後高爾基每一提起，總說賴寧是他大大的恩人。不久他拋棄了書記的工作，又上旅途，過那流浪的生活。在這流浪期間，他就開始創作了。一八九二年十月他在鐵弗來斯（Tiglies）的鐵路停車場裏作工，他的第一篇小說周特拉（Makar Chudra）由當地的日報印了出來，他用了一個假名高爾基，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悲苦』，也可作『失意』解。從這時起，高爾基三個字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此後他接連寫了好幾個短篇，一八九五年便一躍而與大著作家為伍。柯羅

連科那時在辦一種月刊，曾將他的折爾卡士（Chelkash）登了上去。現在是連列寧格勒的雜誌都歡迎他的創作了。一八九八年他的短篇小說，集為兩卷出版。

他的成功是可驚的，在第一次革命以前，除去托爾斯泰以外，他要算是最受人歡迎的了。他的訪問記呀，照片呀，報館裏連印都印不及。個個人都想看一看高爾基是個什麼樣子。國際間的聲名也傳播得非常快。德國對於他簡直好像發了瘋似的——他的名劇沈淵（On the bottom）於一九〇三—四年竟在柏林接連不斷的開演了五百天。

高爾基是個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問題小說有歌爾狄葉夫（Foma Gordyev）三人（Three of Them）等。但最早有這意識的卻始於一首詩海燕之歌（Song of the petrel）。海燕一詞，在俄文意為『風浪使者』，這首歌是未來大革命

透明的寓言。他在實力上也曾幫助政治上的朋友革命，予以經濟上的援助。愈是有錢的人愈鄙吝，愈是無錢的人愈爽快；高爾基化錢本來不當一回事；幫助窮苦的人們革命，當然是他願意去幹的事情。他一直幫助到一九一七年第二次革命事業成功。今日蘇俄這樣的感謝他，也是應該的。不過當時的俄皇自當是恨他的，他於一九〇〇年被捕，遣戍到離西里。一九〇二年俄皇又改變方針，籠絡他做皇家科學會的會員。這個會裏的會員都是些老頭子，三十三歲的作家當會員可說是破天荒。高爾基偏偏不受抬舉，辭職反對，柴霍甫柯羅連科也在旁邊打邊鼓，竭力幫他的忙。一九〇五年他又被捕，釋出後，即自辦一報，幫助布爾塞維克，還做了許多篇社論，其中有一兩篇說托爾斯泰與杜思退益夫斯基是小資產階級。

一九〇六年他離俄赴美。路過芬蘭和斯干底那維亞時很受歡迎。美國人也

是一樣的歡迎他。不過有一件可笑的事，因為高爾基與他的夫人沒有經過正式結婚的手續，美國人便起而反對，逼得他幾乎連旅館都沒有得住，後來幸虧馬克吐溫出來保鏢，方纔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高爾基領教了清教徒的戒律以後，便跑到意大利來，他在那兒一直住到歐洲大戰，聲名大振。但本國的知識階級卻對他極其冷淡。從一九〇四年以後他的作品有勞工捧場了。他本來也不想大人先生們看他的作品，好在他的著作能夠深深的打進勞動階級的心坎，他也就很滿足了。

大戰後高爾基成了國際主義者，竭力替布爾塞維克輩幫忙。他雖是同情於涅靈，自己卻並未捲入政治漩渦。他很留心祖國的文化，尤其摯愛一般後進的作家，立了一個大綱，建議請許多詩人和小說家譯書。許多文人能够不致餓死者，大半是高爾基的恩惠。他對於祖國的文化事業竟有這樣大的幫助！一九二

二年高爾基移居德國，他的身體很弱，不大康健。一九二八年回到俄國來住。據同年九月十三日的俄國列寧格勒電訊，甫於今夏歸國之俄文豪高爾基氏，患盲腸炎，臥床已久，近日狀頗危篤云云。我們在這兒遙遙的祝禱他的病體早日痊愈罷。

他的著作除去政治論文和報紙文學不論外，很顯明的可分爲三個時期：從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九是第一時期，也就是創作短篇小說的時期，從一八九九到一九一二第二時期，也就是寫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和戲曲的時期，從一九一二年到現在是第三時期，也就是著回想錄的時期。現在一一分述在下面。

二 創作短篇小說的第一時期

高爾基早期的作品，在寫實主義內，實還帶了一點浪漫主義的氣分。他雖因寫實主義而大成，却由浪漫主義而出名。在以前俄國的貴族讀者是只會欣賞

他早期作品的。最早的短篇簡直完全是浪漫的，如周特拉呀，老婦易實姬 (The old Woman Izergil) 呀，和那鷹隼之歌如：

『我們唱着歌，

讚美着傻子的勇敢。』

之類的句子，都是浪漫的。說謊的金翅雀和誠實的啄木鳥 (About the lying Greenfinch and the woodpecker who loved the truth) 則簡直是寓言。

一八九五年高爾基便拋棄了描寫盜賊和吉卜希人生活的浪漫小說，向寫實主義方面走去，不過仍脫不去浪漫的氣分。折爾卡士 (一八九五) 是一個很好的短篇。他的目的是想寫兩個人物性格的對照，一個是偷販貨的折爾卡士，又愉快，又狡猾，滿不在乎；一個是他的助手，土氣十足的鄉下小孩，又是懼怕，又是愛錢，最好是私貨不被查抄，而錢又有得賺。這篇東西寫得非常活

潑。別的同類的小說便是瑪爾伐 (Malva 一八九七)，瑪爾伐可以說是女性的折爾卡士。還有我的旅伴 (My fellow traveller 一八九六)，專就人物描寫這一點看來，可說是最低成功的一篇。至於環境的描寫，高爾基也很受人稱讚。即如瑪爾伐的第一句：『海笑了』，(More Smeyalos) 這寥寥幾個字，多麼有力！自一八九七年以後，浪漫的氣分漸泯，非人 (Byshūlyudi) 的寫實分子便已很多的了。非人英譯曾經爲人的動物 (Creatures that once were man) 是錯誤的。他早年的小說結構緊湊，幾乎可以趕上短篇小說之王柴霍甫。不過他沒有柴霍甫藝術的經濟。如消磨時間 (To while away the time) 等篇，似乎比柴霍甫稍寫得冗贅一點。不過高爾基也有一點是柴霍甫所不及的，他寫的人物都有雍和的態度，不像柴霍甫那樣，總拿憂鬱的臉孔給人家看。二十六男和一女卻是很經濟的。所寫的二十六個人在地下製造麵包，每日工作十六小

時，拿着乞丐一般的工薪。一個年輕的姑娘每天到他們這兒來買幾個麵包；她那天真而又新鮮的美給這些工人在無希望的生活得到一點光明。一個兵在同一個地方做着輕鬆的工作，他打賭要得這姑娘的愛。後來他果然贏了，二十幾個工人都氣得要死，很野蠻的將那姑娘罵了出去。

三 創作長篇小說與戲劇的第二期

在這第二時期傾向於社會問題的小說和戲劇。就社會學的立腳點來觀察，自然這個時期的作品最好，但若就純藝術的眼光來看，這時期的作品就不免有下列兩個缺點：第一，完全沒有結構，說到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第二，抽象的談哲理的地方太多，彷彿哲學論文。這時期的重要作品：有歌爾狄葉夫（一八九九），三人（一九〇〇—一），母（Mother 一九〇七），懺悔錄（A Confession 一九〇八），烏古羅夫小城的編年史（Chronicle of the little

Ion Okurov (1910), 庫茲梅亞金 (Matvey Kazhemyakin 1911) 等。所寫大都是俄國普羅列塔利亞的野蠻，污穢，黑暗等等。前兩部還不大透露出宣傳主義的痕跡，後面幾部戰後的作品則完全是布爾塞維克的作品了。據說最好的還是第一部歌爾狄葉夫。雖然也是一樣的沒有結構，一樣的哲理太多，但描寫的手腕卻很不錯。他的小說開篇總是很好的，一開篇就是對話，極有吸引讀者的力量。戰後的長篇小說，以烏古羅夫小城的編年史和懺悔錄為較好，第一便是因為很短。（每本不過六萬字，庫茲梅亞金卻有二十萬字。）再說烏古羅夫小城的編年史寫得又很活潑，討論人生究竟抽象的話較少。懺悔錄又可以顯出前期與中期調和的高爾基來。

高爾基的戲劇很多，有些連名字都已被我們忘記了。一九〇五年以後所寫的很平凡，都沒有成功。反之，沈淵（一九〇二）在近三四十年來的戲劇是很

大的成功。他編劇有一個老套，分成四幕，每幕不再分景，略似中國元曲的每本四折。沒有顯然的動作，最後的一幕的結果多半是自殺。不過中等階級（The middle Class）（一九〇二）和沈淵終究是成功的作品。此外如郊外（Subur bans 一九〇四）太陽之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Sun 一九〇五）野蠻人（The barbarians 一九〇六）敵人（The Enemies 一九〇六）之類，似覺少遜一籌了。

這個時期除去戲劇以外，還寫了一點詩歌，如海燕之歌（一九〇一）人（Man 一九〇三）等等，又有嘲諷政治的短文以及隨筆之類。此後便是想回想錄的時期了。

四 創作回想錄的第三時期

我們知道托爾斯泰寫他自己的傳記有三部名著幼年，少年與青年；高爾基

也有連續的三部作：我的兒童時代（一九一三）在世界上（In the World）九一五）與我的大學時代（My university days 一九一三）此外高爾基還有「卷回想錄（Reminiscences）包括托爾斯泰，柯羅連科，柴霍甫，安特列夫等等），一卷日記斷片（Fragments from my diary 一九一四）。在這些作品中高爾基拋棄了小說的形式，也不故意的談些哲理。現在纔把他真正是個寫實主義者顯露出來，再沒有浪漫的痕跡了。老老實實的寫出他的回想，成爲一個純粹客觀的作家。所描寫的人物真是栩栩如生，喚之欲出。事件雖似乎陰暗而且醜陋，但作者卻並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覺得世界不是完全不可救藥的，他有的是熱心與同情。日記斷片也是描寫人物的書。他雖然是個國際主義者，在他兒時俄國雖然沒有給他好的待遇，只有污穢和兇殘，他依舊很愛俄國。其中有兩節是講布洛克的。

高爾基評傳

高爾基論

倭羅夫斯奇

諸君，如果這世界不能發見到聖潔的真理的道路，

那末，就讓那使人類結金色的夢的狂人有榮譽罷。

一

高爾基的出現，是要想做一個使人類於聖潔的真理結金色的美夢的狂人。這是在一個悲慘的時候，這時候，俄國的社會橫着八十年代反動的重悶的幃幕，在生活的表面上，只憂愁地彷徨着那些微弱的褪了色的柴霍甫式的人物，而已經在什麼地方發生了的新的勇敢而且強有力的東西却還穩藏在社會底深懷裏。——正在這時候，高爾基踏出一步爲一大胆的熱狂的宣言者。從這時候以

來，高爾基底藝術家及政治家的行動，只是對於能理解人類的共存，能使人類生活合理而且幸福的道德即真理的一個連續不斷的探求。

從創作的內容看來，高爾基是柴霍甫的否定者，同時又是柴霍甫的繼承者。柴霍甫當一個作家所分担的任務，是在表現在卑屈與沒落的悲慘時代中的俄羅斯的智識階級社會。而且像記錄不治患者的疾病來歷的醫生一樣，他帶着受難者似的若悶的微笑來描寫了這個社會。柴霍甫雖然明白同時代的人底墮於卑屈的靈魂，而他自身沒有與這個靈魂分離，沒有相信唯一能够更新俄國社會的是那個力量。其實『再經過十年，我國也會有憲法罷。』這句話應該歸到柴霍甫的，在晚年的作品裏，他豫言了從陰慘的現實到新鮮的有氣力的新生活的出路。然而這不過是詩人似的臆病，不確實的豫感。在社會的表面上開闢了接續到前世紀九十年代後半的道路的那個新生活之最初的萌芽，對於舊智識階級